

## ● 要籍时评

## 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读后感

[美]叶维廉

韩国学者宋荣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哲学思想与具体历史互为激发的微妙结合,他几乎可以不费争论的言词或攻击性的语调,便能清楚地暴露出过去众多哲学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的陷阱,破解了现代中西比较文化思想研究用单一文化模式的潜在错误。他深厚的学养通过“有效的历史意识”的应用发散出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说服力,这种令人折服的能力不在雄辩,而在思想演化的条分缕析与历史事件的精细铺叙中完成。这本书不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者应该细读,所有正在思想歧路、受煞于中国独特文化精髓急剧流失而黯然神伤的现代中国人都应该进入其间穿行,感染

他重建的儒家式社会的活泼泼的信息。我极为期望这本书的中文版得以早日与中国读者见面。

为了凸出这本书的独特贡献,在这里,对历史的书写,包括思想(当然也包括哲学思想)的解读和书写本身的问题,有必要作些说明。首先,必须指出绝对不受主观意欲左右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面对一段完全可以掌握的历史事件和资料,历史的书写还是受牵制于书写者个人的历史哲学观念。用 Hayden White 的话来说,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起码有三种限制:意识形态的限制、道德观念的限制和美学策略的限制。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有落人片面书写的危险,因为,在书写的过程中,许多具体独特的细节,往往为顺应某一种意识形

态或政治理念而被牺牲了。中国近代史中就有很好的例子,同样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和台湾的书写便成了两个(有时是各说各话的)版本。再比如匈奴的历史,我们只有汉人对匈奴的看法的历史,没有匈奴自己看自己的历史,这些差异与“断裂”使人无法不怀疑历史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宋荣培的书写当然也会存在 Hayden White 所指出的三种限制,但他怎样突围而出,达致一种“有效的历史意识”,从而一步步引领读者重新感受、认识儒家式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段中活生生的运作及其无可避免的局限甚至最终可能无可避免的崩溃呢?这里我打算借用诗人庞德的两段话来引发。在其讨论“学问的新方法”时提到所谓“明澈的细节”(Luminous Detail)和“精髓”(Virtu),关于前者,他说:

任何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重要的。任何事实都可能有些兆的,但某些事实却能为人们观察周围环境,前因

后果,序次与规律,提供一种出人意料的洞察力……我们在文化或文学发展史上,便接触到这种具有启发性的细节。数十个这种性质的细节可以使获得关于一个时代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积聚浩繁的普通事实所得不到的。(“I Gather the Limbs of Osiris”, the New Aqe, Dec. 7, 1911)

关于“精髓”,他有独特的说法:

每个人的灵魂是由灵魂世界里全部的质素所混成,但在每个灵魂里有这么一个支配性的质素,独特而强烈,是属于每个个人的特质或精髓,这种是没有两个灵魂会重复的特质。(The New Aqe, Jan, 4, 1912)

宋荣培重写的儒家思想和儒家式社会,一面要重见/重建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一面要找出一把“明澈的(历史的)细节”,使我们获得关于整